

# 论丝蒂薇·斯密斯诗歌的延续与超越

李 玲

**内容提要:**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英国伦敦出现一群看似另类的文学群体,评论家用一个新名词“跨现代主义”来定义他们,给他们贴上“激进的怪人”的标签。女作家丝蒂薇·斯密斯是其中的代表作家,在 20 世纪上中叶英国诗坛上十分特殊而又具广泛影响力。文章从丝蒂薇诗歌对英国诗歌传统的延续和超越的视角,以作品中生存与死亡的交织、文本与图像的拼贴以及作品内容的不确定性等特征为主要切入点,分析论述丝蒂薇诗歌是延续和超越的一个典范。

**关键词:**丝蒂薇·斯密斯 延续与超越 拼贴 不确定性

**作者简介:**李玲,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和中西文化的研究。

**Title:** A Model of Continuity and Transcendence: Study of Stevie Smith's Poetry

**Abstract:** From 1930s to 1940s, a group of seemingly idiosyncratic and different literary team emerged in London in Britain. Critics coined the word “intermodernism” to define this group of writers and labeled them with “radical eccentrics”. Stevie Smith is just one representative figure, an unique and influential poetess in the mid-20th century history of English poe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modernism, this paper tries to take its features, such as the perfect combinat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work and amateur literary creation of the middle social strata, coexistence of life and death as a theme of the works, the use of collage with texts and paintings in the poems and the indeterminacy of the contents as case study in order to analyze and present the continuity of British literary tradition and the transcendence of modernism in Stevie Smith.

**Key words:** Stevie Smith continuity and transcendence collage indeterminacy

**Author:** Li Li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postgraduate supervi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5, China). Her principal academic interest are studies of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Email: lilting65@tom.com

纵观四百年来英国诗歌发展的历史,20 世纪的英国诗歌发展呈现出更为复杂和多样的趋势,多种不同风格的诗歌作品在相互对抗与对话中寻求自身的发展,显现出多面和多元的格局。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英国伦敦就出现一群看似另类的文学群体,评论家克里斯汀·布鲁梅尔(Bluemel)用一个新名词“跨现

代主义”(intermodernism)来定义这一新颖别致的文学现象,给他们贴上“激进的怪人”(radical eccentrics)的标签(Bluemel 4)。布鲁梅尔认为,跨现代主义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维指针,一个处于现代和后现代之间或其中的“过渡(inter)”——一座桥梁、一个更复杂、更细微地将许多伦敦作家与英国 20 世纪上中叶文学连接的中介(6)。他们是奥威尔(Orwell)、丝蒂薇(Stevie)、阿兰德(Anand)和霍登(Holden)的四人组合。他们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跨界非常活跃、繁荣,对当时的文学批评语言提出了挑战。这群作家都来自英国中产阶级,在拥有专业工作或职业的同时,或出于爱好,或为了补贴家用,都在业余进行文学创作,形成了专业和业余相结合的中产阶层的知识分子独特的群体。在文学创作形式和风格上敢于尝试和创新,其新闻写实风格又明显地表现出现实主义的传统。其作品主题生存与死亡的交织、呈现方式上文本与图像的拼贴以及作品内容的不确定性,皆显现出兼具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的双重性,即跨现代主义的特征。丝蒂薇·史密斯(Stevie Smith, 1902 - 1971)是其中一位极具代表性的作家,一位 20 世纪上中叶英国诗坛上十分特殊而又具广泛影响力的女诗人。英国评论界称她为“英国文学中最具独创性的作家之一”。“丝蒂薇·史密斯是最广泛地被当今各家诗歌定本选入的现代英国女诗人,没有一本现代英国诗歌选集不选她的诗作”(Sternlicht 2)。丝蒂薇在当时文学多元化的态势下,不追随任何思潮和流派,默默地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观察着周围的世界,以女性独特而敏感细腻的眼光,以极具个人特征的语言创造意识,叙写着自己的思想和感受,她既写小说又写诗歌,还写散文和书评,她的诗歌诙谐且幽默、平淡又沉重、细腻而洒脱,成为当时复合乐音中一个动人的音符。丝蒂薇诗歌对英国文学传统的延续与超越,为跨现代主义视域下的丝蒂薇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可行性,也将开启英国文学断代研究的新视角。

### 一、生存与死亡的交织

丝蒂薇一生亲历了人类历史上的两次灾难性战争,再加上父亲的离弃,母亲的早逝,她与姨妈在伦敦郊区帕尔默·格林地区相依为命。生活的艰难、世态的变幻莫测、生命的脆弱无助,曾让丝蒂薇绝望之极割腕自杀。生存、孤独与死亡是她诗歌的一大主题。在生命垂危之时,她还示意好朋友、文学主编詹姆斯·迈克吉本从家里给她拿安眠药,这样就可命令死神之奴早点完成使命。她一生在抗争、在呐喊、在挣扎,也在细细品味生活的酸甜苦辣,丝蒂薇用诗歌描写了孤独的生命与死亡的游戏和对话。而死亡这一沉重的主题,死神这个可怕的形象在她的诗中却是通过轻松而不经意的语言风格表达出来的。

丝蒂薇著名的诗作“不是在挥手而是在没顶”,就是用平淡、诙谐和讥讽结合的游戏般的语气对生存与死亡描写的最好诠释。孤立无援、濒临死亡的人全部的绝望之情,人处于绝望时游走生死之间的情形,面对孤独和死亡,叙述者平淡的语气,仿佛人的一生早已经注定要走向遥远的彼岸。诗人将沉重而宏大的

叙事悄然隐藏在叙述者自叹式的独白和旁人的冷漠话语之中。生与死的混杂、交替和共存在这里有着突出的表现,而语言表达的口吻却是轻松而快慰的。沉重的话题说得轻松幽默,但同时,沉重在轻松中的消散却带来了进一步的对灵魂深处的求索。

丝蒂薇的诗歌对死亡这一永恒的主题也有独到的看法,在“迪本河”(The River Deben)中,没顶(Drowning)的甜蜜,尽管死亡的结局“不请自来”(GT, 51)。<sup>①</sup>在“上和下”(Up and Down)中,忙碌的世界使诗人沮丧绝望,以至无法忍受而渴望死亡:“我将非常高兴当到了生命的尽头/所有刺耳的声音也将结束/我的心,依然如黑夜,掩藏、下降”(GT, 27)。她认为,当这个世界令人失望,死亡总是一种选择。在“只对一个人温柔”(Tender only to one)一诗中,诗人最终似乎只对“死神”温柔。诗歌以儿童游戏般的语调,一层层揭开谜底。她在“这是否明智?”中写到“这是否明智/去爱戴死亡/...../不,这绝不明智。/.....这是否明智/去忍受/去唤醒早有的愤怒/当死亡成为/一笔易得的横财时,...../不,这绝不明智”(CP, 93)。<sup>②</sup>爱戴死亡和死亡是一笔易得的横财,似乎死亡已不再是恐怖,而成了一种难得的体验和财富。生存的有限性和不确定性,死亡的必然和无法预知,总给人类惶惑和恐惧。生存与死亡、欢乐与悲哀的相互交融,成为激发生命意识的原动力。诗歌中,生与死是没有界限的,生与死只是一种意识,一种对人生本真状态的追溯意识、探索意识。一首诗歌的完成,也许就是一次生死轮回的过程。死亡并非一种消极,相反,它是一种净化,一种升华。有一种精神,在这种轮回里生长,并且永恒、不朽。她的诗让我们窥见了坟墓之后的光辉。人生如诗,是一次次因生悟死而又在对死亡的审视中发现永生的精神之旅。死亡有时也无关生死,而是一种精神的顿悟乃至精神的涅槃,是一种皈依意识。丝蒂薇的诗关于死的描写不仅没有太多的恐惧,还混合更多的调侃、戏谑,这是诗人内心对生存、死亡的感悟和超然的写照。

## 二、诗歌与图画拼贴

著名画家毕加索说过:“艺术并不依赖自身的进化,人的观念转变了,其表达方式也随之转变”(转引自胡全生 123)。拼贴原为一种绘画技巧,是立体派画家常用的技法,即把偶得材料:报纸碎片、布块、糊墙纸等贴在画板或画布上的粘贴技法。依据哈桑对后现代文化艺术特征的概括,笔者认为,拼贴可归于其中的“种类混杂”,或称“四不象”、“大杂烩”,即“.....两种艺术表现方式辩证地出现在一种现在与非现在、同一与差异的交织中”(朱立元 382)。至 20 世纪 60 年代,拼贴画已成为大众艺术,而拼贴作为一种写作技法,也在后现代主义小说中流行。从拼贴的性质来看,它可分为动态拼贴和静态拼贴,或异质拼贴与同质拼贴。就丝蒂薇的诗歌作品而言,文本与图象的拼贴,当属异质拼贴。拼贴艺术打破了常规的诗歌平面结构,使文本的统一性与连贯性受到威胁,但它们并没有完全消失。拼贴加强了诗歌文本意思的不确定性和艺术表现的零散性,也更有

利于读者的参与。

相对小说创作而言,丝蒂薇更擅长写诗,她曾说过“写诗方便容易多了,你可以一边做家务活,一边写作。”而不写诗时,她会在纸上胡写乱画,有时突然被自己的胡写乱画吸引住了,就会用心把它好好修改成图画。她收集了几箱这样的图画。这些图画不是对诗歌的解释。丝蒂薇作图画和诗歌的拼贴,是因为图象是对诗歌精神或观点的说明,而不是表明某些事件。绘画激起她更大的诗歌创作灵感,图画与诗歌的拼贴构成丝蒂薇创作的一道别致的风景,这样的写作方法和技巧赋予诗人极大的想象力和空间,直到她去世前几周,诗歌创作是丝一生赖以生存的主要内容(Sternlicht 46)。

“不是在挥手而是在没顶”(Not Waving but Drowning, 1957),是丝蒂薇最著名的诗歌之一,也是文本与图象拼贴的范例。诗中一个落水的人对活着的熟人抗议“我走得比你想象的远得多/ 不是在挥手而是在没顶。”他在恳求理解,但朋友认为他在玩弄人,“可怜的人,他总是爱戏谑/ 现在他死了,对他来说一定很冷。”他躺在那呻吟不停“噢,不,不,不,它总是很冷/ …………… 我这一辈子都走的太远/ 不是在挥手而是在没顶”(NW 13)。③诗人描写了孤立无援、濒临死亡的人全部的绝望之情,也表达了人处于绝望时游走生死之间的情形。一方面,人之孤独无助恰似死亡的来临,孤寂中的生不如死,死是更真实的生。而面对这样的孤独和死亡,叙述者的口吻是平淡的,仿佛他的一生早已经注定要走向遥远的彼岸;另一方面,丝蒂薇惯有的平淡、诙谐而讥讽结合的语气把孤独和死亡描绘成人生的平常存在,沉重而宏大的叙事悄然隐藏在叙述者自叹式的独白和旁人的冷漠话语之中。生与死的混杂、交替和共存在这里有着突出的表现,而语言表达的口吻却是轻松而快慰的。严肃的主题与言语间流露出的对生死的不屑一顾在此并置。而这首诗歌所配的图画却是另一副景象,诗中是一个已死的男人,不是在挥手而是在没顶。而画上却是一名女子,站在齐腰深的水中,既没挥手,也没灭顶,而是透过湿漉漉的长发向外窥视。在这里,图象与文本的拼贴,诗画意境似乎互为矛盾,因而也透露出调侃的情调,使诗成为一个运动的过程,一个值得探究的未知的神秘。诗歌成为不定的、开放的和运动的过程而非成品。诗中的意义便含有滑动的,充满多解的不确定性。可以说丝蒂薇不是在没顶,而是在挥手,一扇门关上了,另一扇又向她敞开了,她又从人生的绝境中爬了出来,绝处逢生,走向辉煌。诸如此类拼贴的典型作品还有“我的缪斯”(My Muse)和“他结婚了吗?”(Was He Married?)。

细读 18 世纪英国诗人布莱克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同样的创作技巧,他的作品也是由图像和文本结合的整体。文本不仅仅是用来说明图画,图画也不仅仅是用来表现原文。两者都需要解释性或推测性的阅读。丝蒂薇作品图像和文本的拼贴,从另一个视角反映出她对英国诗歌传统的延续和超越。

### 三、文本内容的不确定性

哈桑认为,后现代主义的两个核心构成原则是“不确定性”和“内在性”,其

中“不确定性”主要代表中心消失和主体论消失之结果。在缺少本质和主体论中心的情况下,人类可以通过一种语言来创造自己及世界。不确定性具有多重衍生性含义,如模糊性、反讽、多元论等等。这些特征在丝蒂薇的诗歌中得到具体的体现。在“*Our Bog Is Dood*”中,诗人通过小孩子的天真话语,表达了对上帝的怀疑和不信任。“*Bog IS Dood*”是孩子带有口音的咿呀叫嚷的声音。其意思难以确定。或许,诗人欲表达孩子们发出的“*Our God Is Good*”(我们的上帝是仁慈的)声音。但由于其不确定的意义,这个声音倒可以被认为在诗人心中唤起了这样的意思:“*Our God Is Dead*”,即“我们的上帝死了”。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意义同时存在于这几个词汇中,开放式的解读在诗的一开始便登场。诗中与孩子的对话者可以被看作是诗人自己。通过描写对话者与孩子们的交流,诗歌表现了基督教徒对上帝的含混而盲目的信仰。诗人用孩子的意象来比喻基督教徒是含有寓意的,说明在诗人的眼里,基督教徒就象幼稚的孩童,而非具有清醒理性认知的智者。诗歌似乎在暗示着:他们对自己的信仰和行为并没有清晰而明确的认识,信仰多半是盲从。“*Our Bog Is Dood, Bog Is Dood, / 他们带着些许口音咿呀叫嚷, / …… / 他们点点头。我们的 Bog 是我们的 / 我们全都是他的。 …… 直勾勾在每个小孩子眼中 / 闪烁着骄傲的火焰, / 若不是这么想的话, / 你就回被钉上十字架*”(章燕 253 - 254)。孩子的儿语是随意的,不清晰,更不庄重,同时,他们又十分认真,甚至有些固执。然而,这里探讨的问题却是严肃而沉重的,来不得半点儿戏。庄重的话题说得天真、轻松幽默,严肃在轻松中的消散却带来进一步对信仰深处的求索。同时这种亦庄亦谐的风格构成诗歌话语的幽默反讽效果。

丝蒂薇善于用重构和戏仿文学经典,通过戏仿,原作中的格调、主题都受到瓦解而被赋予了新的意境,充满反讽的深意,诗歌的意思也颇具不确定性。“青蛙王子”一诗即是一个例证。这首诗源于尽人皆知的经典童话,童话中对幸福渴望的青蛙王子在诗中被幻化成对生活现状宽容和忍耐的青蛙。“青蛙王子”接受做一个青蛙的现实,直面现实,而不抱有任何幻想。“我一直都是只青蛙 / 到现在已有百年 / 但我并不流泪哀泣 / 来度过这时光漫漫, / 我快乐,我爱这生活, ……我永远敏捷有活力。”青蛙的快乐中似乎有一种隐蔽的深度悲哀与宿命的基调,读者或许可以读出诗人对命运的改变,对理想和幸福的怀疑态度,而在它们背后的则是坚定的现实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伦敦以丝蒂薇为代表的文学群体,以其独特另类的姿态,在英国文学发展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品中文本与图画拼贴的表达方式、生存与死亡并存的主题和文本内容的不确定性等主要特征,在丝蒂薇·斯密斯诗歌中得到极好的体现。丝蒂薇作品看似天真,充满稚气,还透出些许古怪。她的不少诗的形式采用的是民谣体或童谣体,但里面却夹杂着她怪异的想像,反映女性在面对生活时的敏感和坚韧。严肃与戏仿、天真与反讽、

真诚与谐谑,这些相互矛盾的二元对立项在她的诗歌中相互穿插,同时并存。对权威意识的蔑视,对保守、墨守成规的同行的不屑一顾,对传统的延续和超越,使她兼具时代的多元气息。对丝蒂薇的跨现代主义研究开启了英美文学研究的新思路,使文学研究从精英走向平民,从主流转向边缘,从经典跨入时尚,在当今多元化的时代,这应是一个好的尝试。

### 注解【Notes】

- ①文中的 *GT*,代表 1937 年出版的丝蒂薇的诗集 *A Good Time Was Had by All*,紧随其后的数字则是所选诗歌的序号。
- ②文中的 *CP* 代表 1975 年出版的丝蒂薇的诗集 *Collected Poems*,紧随其后的数字则是所选诗歌的序号。
- ③文中的 *NW* 代表 1957 年出版的丝蒂薇的诗集 *Not Waving but Drowning*,紧随其后的数字则是所选诗歌的序号。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Bluemel, Kristin. *George Orwell and the Radical Eccentrics: Intermodernism in Literary Lond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 胡全生:“拼贴画在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的运用”,《外国文学研究》4(1998):123。  
[Hu quansheng. “On the Usage of Collage in Postmodern Fiction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y*4 (1998):123. ]
- Sternlicht, Sanford. *In Search of Stevie Smith*.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章燕:“丝蒂薇·斯密斯的诗和散文”,《世界文学》2(2005):239-258。  
[Zhang Yan. “Stevie Smith's Poetry and Prose.” *World Literature*2(2005):239-58. ]
-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Zhu liyuan. *Theory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Art*.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2006. ]

责任编辑:徐艺玮